

读萧红的《呼兰河传》和《后花园》，不由回想起自己的童年生活。我的家乡毗邻萧红的家乡，她的童年生活对我来说非常熟悉，尤其是她的后花园生活。

萧红所写的后花园在我们家乡通常称为园子，分为前园子和后园子，主要以分布在房屋的前后来界定。萧红的家乡呼兰对园子的称呼也不例外，后花园其实就是后园子。园子里不仅有花，还有各种蔬菜、果树。

我曾到鲁迅的家乡参观鲁迅故居，看到百草园时有点惊讶，现实中的百草园远没有文章里的百草园显得那么大。在萧红故居看萧红家的后花园也不大，也许在小孩子眼中，再小的世界也会被丈量得很大很大。

至于小孩为什么喜欢在园子里玩，我以为园子是最方便接近自然、获得常识、认识神性的小世界，和小孩未被世俗熏染的天性是契合的。而且，在东北的苦寒之地，夏季的园子是最热闹最多姿多彩的地方了，不在这儿玩又能在哪里玩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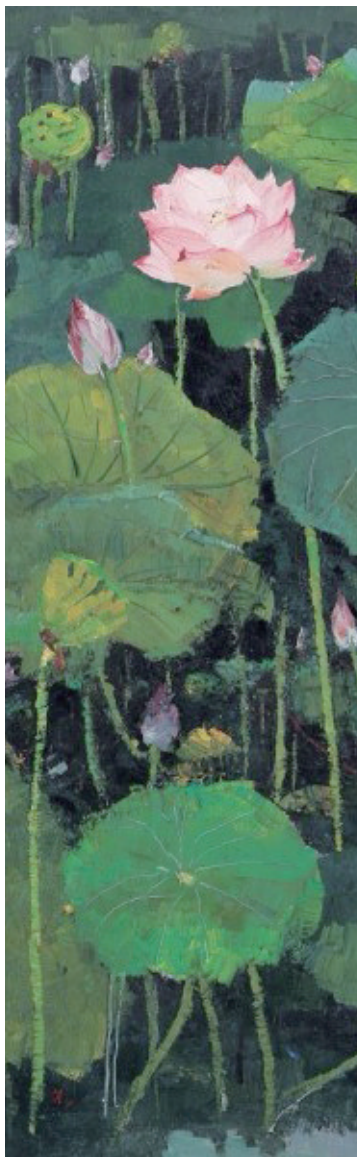
当我四五岁在园子里玩时，已是萧红出生60多年之后了。悠长的岁月中，有变的事物和不变的事物，人要出生、长大、衰老和死亡，房屋的结构和材料也不断变化，旧的推翻，新的建立，然而园子没有变。萧红家的园子里有黄瓜、倭瓜、茄子、辣椒、玉米等，还有爬山虎、向日葵、大蒜、胭脂豆，以及樱桃树，我家的园子里也有黄瓜、辣椒，爬山虎猴子似的越过栅栏爬上房墙、窗户，向室内窥探，向日葵兵似的挺直了腰杆驻守在园子的边边角角。萧红家的园子里，蝴蝶飞，蜻蜓飞，螳螂跳，蚂蚱跳，我家的园子也是欣欣向荣，小青蛙、癞蛤蟆、蚰蚰、蝈蝈都来光临过。不管时光怎样流逝，园子都是生生不息的。

园子里的玩法各种各样，萧红是那样玩的，我却是这样玩的。说也奇怪，没学过书本中的植物知识，却认识满园的植物，知道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哪个是成熟的，哪个是未成熟的。嫌西红柿红得太慢，我摘下几个来，放在装棉絮的箱子里捂着，捂着捂着就忘了。哪天翻箱倒柜，忽然发现西红柿已经捂得通红通红的，煞是可爱，就像洗衣服清理衣兜时突然翻出不少钱来，有点意外，有点惊喜。

一次，舅舅说他家的园子可大了，可好看了，我就动了心，跟着去了。他家门前有条长长的河流，房子后面全是宽广的草甸子，远处种着成片的庄稼。舅舅环顾四周对我说，喏，这儿就是大园子。

园子里的童年

□李秀萍



这个大园子可真是大，能让人极目远眺。我家的园子是人工的，这儿的园子是野生的，带点蛮荒的味道。早晨，河面雾气氤氲，我和表妹一边在河边洗脸一边捉大蛤喇玩。待露水消散，我和表妹就在房后的草甸子里玩。草甸子里的花草长得太放肆了，太欢快了，太热烈了，野花的红，白的，粉的，紫的，比我家的园子有趣多了。我们采摘野花，编织花冠，有时采上一大把野生黄花菜交给大人，焯水后和肉片炒在一起，味道鲜美。后来在《诗经》里才知道黄花菜就是萱草，也是忘忧草。草甸子里有很多野鸭子，白色的，灰褐色的，身形没有家里的鸭子大，可是它们会飞。看见一群野鸭子飞起来，我们就朝着它们起飞的地方跑去，常常能看到散落的野鸭蛋。

小时候并不懂得刻意欣赏大自然的美，因为自然就在生活的背景里，就在呼吸的空气里，就在成长的记忆里。自然的每个领域都有其惊艳之处，即使是小小的园子。亚里士多德喜欢研究一切动物和植物，他认为所有动物和植物都有它们特殊的美。万物都不是偶然产生的，是造物主颇具匠心的设计，哪怕是卑微的毛毛虫。从这点来说，上帝的花园里也应该有虫子。

法国纪录片《小宇宙》是世间生物的镜像。虫子百折不挠地长途跋涉实现自己的理想；蜗牛千方百计地追求自己神圣的爱情，唱响回肠荡气的爱情咏叹调；屎壳郎不屈不挠地推着数倍于自己身体大小的粪球欢快地奔向目的地；蚂蚁成群结队地忙碌着钻进钻出自己的洞穴。我有时用小棍干预它们的生活，扰乱它们的生活秩序，不知制造了它们的顺境还是逆境。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人类也如这些生物一般，以各种各样的姿态生存着，最怕上帝也会恶作剧，用小棍拨弄我们一番。

如今，爸爸、妈妈、舅舅早已搬离原来住的地方，进入城市。童年的园子还在那里，不知会成为哪个孩子的乐园。舅舅家的草甸子和那条河流不知是不是从前的模样。离开土地太久了，我记忆中的园子从生活的背景变成了生命的远景。我答应8岁的儿子，暑假一定带他到乡村生活一段时间，看看那广阔的田野、静寂的河流、平整的田垄、丰茂的庄稼，让他亲手把种子埋进土里，看着小苗破土而出，感受生命的喜悦和庄严。我要让他童年的记忆，也留下关于土地的印象。

谈天说地

放大的时间

□郭雪强

两个小朋友在玩，三四岁的样子，一个穿着白纱连衣裙，一个穿着粉色短袖、蓝色牛仔短裤。她们在玩什么呢？就是拿一小截从地上捡的干树枝，在泥土里挖呀挖，像是寻宝，又不像，但专注且认真。

我以为这两个小朋友会因为发现点什么有趣的东西而惊呼，或者，会因为什么意思也没有而不耐烦，然而并没有。她们“各自为战”，背对着背，相隔大约一米远，蹲在地上，用手里的小树枝戳泥土。几分钟过去了，只不过是给地皮挠了挠痒痒，甚至挠痒痒都不算。她俩谁也不说话，一本正经、心无旁骛地做着在我看来毫无意义且极其简单的一件事。

这是放大的时间，这是慢下来的时间。

我合上书，若有所思地看着她们。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想，这两个小朋友的妈妈提醒她们这里可能有蚊子，不要久待，委婉地催促，但这两人无动于衷，还是那么饶有兴致地玩着。这么认真地玩，缘于什么？我小时候是不是也是如此认真地玩着什么？现在的我无论读书还是工作，抑或是休息，怎么没有了那份“不可理喻”的专注和认真呢？

多半是因为想得太多——得与失，成与败，总是舍不

得投入太多，浮在表面，内心又强烈需要得到满足，于是焦虑、躁动。偶尔想在公园怡人的风景里读一读书，洗一洗蒙尘的心灵，倒也有效，但今天这两个小朋友是真正地帮助了我，引发我思考。

想起知名短视频博主李子柒，看她一系列的短视频，和那些多如牛毛一般的自媒体人拍的视频比起来，画面是唯美些，配乐是优雅些，但胜出更多的是投入和专注。她挥汗如雨地捶打晒干的小麦和稻谷，眼睛盯着棉布上的丝丝线线以及自己勾画的图案，旁若无人地和婆婆谈笑风生，往嘴里塞自己做的美食……多么可爱的专注认真，多么可爱的身心投入，叫人看得入了迷。

一块黄豆地，找一位经验丰富的种地好把式一定比她种得好；一盘红烧肉，找一位经验丰富的顶级大厨一定比她做得好；一块染布，找一位蜀绣大师一定比她做得更快、绣得更好。然而，屏幕里那沉静、澄净、潜心、耐心、精致、精细却独属于她。她愿意“与世隔绝”“清心寡欲”，她愿意花时间，一整天，一个月，乃至一年去学一样技能，去做一件事情。可贵之处在这儿，成功的缘由也在这儿。

专注的时候，时间放大。心静的时候，时间放慢。

大家V微语

不能脱离的文学

□张炜

●所有的写作者和读者，与当下的文学世界都会发生一种关系。无论是疏离还是密切，超越还是深陷，自觉还是不自觉，与这个世界的联系都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关系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不可选择性。因为文学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而人无一不在某种文化系统中存在，所以人与文学的关系是天生的、自然而然的。如果将“写作”和“阅读”狭义化，专指文学领域，那么二者的关系就更紧密更直接了。

●有人可能不以为然，认为自己既不是写作者也不是读者，而且从来未读文学作品，那么就一定与文学毫无关系了。事实远非如此，这只是从表面上看，深层的关联是任何人都无法摆脱的。

●文学不过是一种生命本能，文学的表达和接受只是普遍的生命现象，特别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已经渗透和交织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程度不同地浸润其中。一个人只要未能超越自己的族群文化和世界文化，也就不能脱离所谓的“文学”。

●“文学”正以潜隐或凸显的方式，参与一个社会的文化建构。

海外风情录

最霸气的斑马线

□谁风



近日，加拿大蒙特利尔惊现一种弹出式斑马线，它会从地上弹起来，阻挡车辆通行，保护行人安全过马路。它的设计者是加拿大的凯特琳·戈拉。

凯特琳是加拿大魁北克省创意设计机构的总监。2019年秋，她接到了这个棘手的策划案。原来，魁北克社会保障汽车协会想设计一种特殊的斑马线，提醒司机礼让行人，确保行人安全过马路。

接到任务后，凯特琳和她的团队来到街头，调查车辆、行人经过斑马线的情况。大街上车水马龙，每隔350米左右就有一个醒目的白色斑马线，提醒司机减速或者停车，让行人安全通过。但是司机们经过斑马线时，却不为行人停车，而是驾驶车辆在行人身边擦过。行人在车丛中左躲右闪，像惊涛骇浪中的一条小鱼。难怪魁北克每年都有2000多人因为过马路而受伤，还有60多人因此而死亡。

回到公司，每个人心里都像灌了铅一样，沉甸甸的。一名女策划师说：“要是斑马线能够阻挡汽车前进，就好了。”这时，有人给凯特琳送来一个神秘的礼物。凯特琳拆开包装袋，里面是一个木盒子。她一打开盒子，就弹出来一个怪物，蓬头散发，眼冒绿光，龇着獠牙，她吓了一大跳。看到盒子里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亲爱的妈妈，生日快乐！工作再忙，也要注意身体哦！爱你的露易丝。

把玩着木盒，凯特琳忽然有了灵感：要是我们模仿“吓一跳”，设计一种能弹出来的斑马线，迫使司机停车，让行人过去以后再放下来，这样不就可以100%确保行人的安全了吗？

大家都觉得这个方案可行，很快就制作出第一个弹出式斑马线，并安装在蒙特利尔一条街道的拐角处。

一位大婶想过马路，斑马线迅速感应，整个黄色斑马线一下子弹起来，7块长3米、宽0.5米的钢板，组成一堵墙，挡住了汽车前进的道路。司机吓了一跳，连忙停车，怔怔地看着第四根斑马线上的提示语：正在保护行人，感谢你停车配合。大婶也吓了一跳，而后笑着安全通过马路。之后斑马线自动复原，看起来跟普通的斑马线一样，司机开车继续前进。

很快，这款弹出式斑马线就传遍网络，人们交口称赞：这是史上最安全、最霸气的斑马线。凯特琳用最霸气的方式，解决了行人安全过马路的问题。其实，霸气的背后，是对规则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总值班：杨军
 一版编辑：赫巍利
 一版美编：冯漫图
 编：王泰舒

零售
 专供报

